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二十八回 個中人淒吟憶昔詞 局外友識透鍾情意

卻說祝伯青等人在京，除了辦公之外，不是私第宴會，即約至柳五官家小坐。伯青惟記掛著慧珠，「日前寄去的信也該有回音來了。者香出京，我又托他便道南京，至晚秀姊妹家去走一遭。就是他們沒有回書，『者者也須作一札回覆於我。怎麼杳無消息，叫我放心不下。』這日，伯青朝散方回，至書房換了便服閒坐。忽見連兒取了一封信進來，說是南京陳大人差遞來的，來人尚有數日耽擱，俟

去的時候再來討取回信。伯青忙接過，先拆看了小儒的信，無非敘說睽別的情景。又見信內附了一函，層層封裹，上寫「祝大老爺開啟」，下款「姑蘇晚秀拜託」。伯青知是慧珠的信，不禁又悲又喜，急急拆看，前面說了多少別後的話，他等姊妹數人均各平安，又勸伯青客途保重，努力加餐，萬語千言諄叮密囑。伯青看畢一句，歎息一聲，看到淒惋之處，不由落下淚來，點首蹙足如著魔一般。後面又說到王蘭前月已抵南京，「他因與洪小姐不睦，與我商議，要迎娶妹子洛珠以為側室。此次君命在身，不敢停留，俟任滿覆命之時，定來迎娶」等言。伯青看罷，點頭嗟歎道：「者香那樣一個風流倜儻的人，偏生娶了一位拘泥的夫人，與他冰炭不同，亦是他的命中注定如此，強求不來的。他既立心要納柔雲，好在他們心許已久，一說即成。可羨者香、柔雲從此遂心滿意，又是天生一對的才貌佳偶，可謂天上人間。但不知我與晚秀的私情密約，何日方能天從人願？想到此間，倍添傷感，將來信推過一旁，立起身來，背著手在地上踱來踱去的胡思亂想。

又記起當日在桃葉渡口，初次訪他姊妹，三生邂逅，一見情牽。隨後即怪怪奇奇，或離或合。即如楚卿之與翠鸞，他兩人相見較晚，而聚合極早，不似我與晚秀百折千回，終難諧願。若說我與他有緣，何以幾次三番中多阻滯；若與他無緣，又何以自見面之後，兩情留戀，一刻難忘，恨不能直叩蒼天，究竟我與晚秀日後如何？果終無聚合之期，或他死我亡缺陷其一，即絕了念頭；如可以聚合，與其成諸後日，何妨假以時日，成於目前。天公若能明示此段因果，也省了我與他多少牽腸掛肚。思來想去，煩惱倍生，瞥見幾上筆墨，頓然感觸，回身坐下，吮筆疾書，作了《憶昔》二十韻。

剛剛寫完，忽抬頭見漢槎與從龍，二郎三人走進，伯青忙起身讓坐。從龍走近幾前道：「伯青又得了什麼佳作？」說著，檢起與漢槎、二郎同看，高聲念道：

憶昔秦淮畔，相逢正少年。
秋霜題雁字，夜雨劈蠻箋。
未訂鴛鴦譜，先開玳瑁筵。
杯羹分素手，笑謔並吟肩。
指我支機石，鉤人並蒂蓮。
最憐雲鬢鬢，無計鳥飛還。
此度通青瑣，前番拾翠鈿。
紫羅兜蛺蝶，彩索戲鞦韆。
幽夢紅樓隱，貞心白壁堅。
輕盈花半放，綽約柳初眠。
漫盼梢頭月，重迷洞口天。
湘裙愁露濕，繡帶怕風牽。
鞠璽春先透，香挑瘦可憐。
曲終聲細細，人至影娟娟。
小字呼鶯燕，濃情泣杜鵑。
琵琶空有恨，琴瑟竟無緣。
儂被微名累，卿偏一紙傳。
痕應凝玉箸，信屢卜金錢。
珍重言三五，迢遙路幾千。
相思何日了，精衛海空填。

眾人看畢，又反覆湧了幾遍，盡歎賞不已。

從龍道：「伯青憂思綿遠，情見乎詞。若令晚秀見之，又不知添幾多傷感。」二郎道：「偏生伯青與晚秀二人善於用情，兩地相思，纏綿固結。回想起來，我等萬不及一，真可謂是個薄情人了。」從龍笑道：「你也不算薄情，你與翠鸞的故事，亦鬧得不少。而今你們成就好事，遂了心願，自然不覺得用情了。若今日你與翠鸞，也似伯青與晚秀，地北天南的分開，還不知怎樣加倍愁煩呢？落得你此時說現成話，真乃飽腹不知饑肚苦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大笑起來。

二郎道：「不用說笑了，我們是來商議正經事的。」遂對伯青道：「本月下旬，乃令岳江老大人七旬大慶。我們預備送何壽禮，還是各人自送，還是我等幾個人公送？前日者香有信來說，他路遠不能備送，托我們代他一分。如可公送，就是我與者香、在田連你四個人聯名。」伯青未及回答，漢槎接口道：「你們切不可費事，家君前日即議論過了，一概不驚動親友。昨日又在朝房內與各官當面辭說，連外省各處亦早早發了信去止住他們。」從龍道：「雖然令尊翁辭過，他們仍然是要送的，只愁不收他的賀禮，斷無不送之理。我們議論，你不要管，不關你事。」漢槎笑道：「既不關我事，在此徒然礙著你們說話，我停會再來。」說著，回後去了。

伯青道：「最好是公送，若各送即有了厚薄不齊。既然者香有信托我們，就連他四個人公送。但是這分壽禮須要大家斟酌，送何物件？」二郎道：「壽序各省是多的，只愁江府掛不下呢！若送希奇玩物，我見送的人亦復不少。昨日細為打聽，惟有戲酒卻沒有人送。何不我們公送唱戲十日，連這十日的酒席費用，都是我們公備，不知可使得？」從龍道：「送戲倒還新鮮，自然是叫福慶班了。伯青必定願意，可以借此十日，與五官大為盤桓。」伯青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兩人議送戲的，我又未曾插嘴，何以硬栽到我身上來。我明日偏叫五官沒來，省得你們譏諷。」二郎道：「罷喲，你雖然如此說項，他肯不來嗎？我們也不肯叫別家的班子，惹你們兩地裡怨恨，落得借花獻佛做個好人。你們既願意送戲，明日我即定班子去，不要定遲了，臨時又沒有空。」

少頃漢槎出來，留眾人吃了飯，又坐了一會，從龍、二郎散去。次早，二郎套車親至隱春園，說定江公壽期唱戲十本，先交了定金若干。回來即至伯青處，算明戲酒等費，四人攤派。王蘭的一分，從龍墊給，隨後再信知王蘭寄歸此款。話休煩絮。

轉瞬已至江公壽辰，前數日內外各官，紛紛饋送賀禮不絕，連那遠路的，都克定日期，不遲不早的送至。皆因江丙謙是當朝首相，爵位尊榮，人人爭來趨奉。江公本意不做生日，無奈事到『具間不向他作主。有幾家至親內眷，賀禮不得不收，外人聞得江公收了禮，即以此幾家為例，甚至一送再送，苦苦掙收，江公只得暫行收下。誰知這風聲傳聞開去，連那以前送過不收的，都重又送來，不容江公不收。那掌管收禮的家丁，忙得日夜不閒。所有奇珍異寶，古玩時器，不可勝數。

到了壽日這一天，內外張燈掛彩，上面用五色錦棚遮日，下面用一色大紅猩猩氈鋪地。百餘名家丁皆是錦衣花帽，各處執理事件。在京大小各官，都親來道賀。府門外車馬喧闐，絡繹不絕。座中的客，是亞相胡文淵，協辦大學士李文俊，吏部尚書魯道同，

戶部侍郎曹大生，通政司洪鼎材，以及宗室親藩，各王公大臣。陪客請了巡城御史柏如鬆——他是由中書科新轉升的，同大理寺少卿雲從龍，刑部郎中馮寶，侍讀祝登雲，與他兒子漢槎分頭陪著眾尊客看戲飲酒。此日即是伯青等人所送的福慶班，在外廳演唱。真乃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。說不盡的富貴，看不盡的奢華。

早有柳五官上廳，見眾人請安，先到首座上胡公前請點戲目。胡文淵接過戲目，把五官上下望了幾眼，捻須微笑道：「我久聞其名，今始見其人，可謂名實相符，不愧外間播贊。」又問五官年紀出處，五官低著頭，紅暈兩頰，一一的對答。胡公竟忘了點戲，絮絮叨叨，不問他別話，只問他在京認識些何人？適值首席陪客是祝伯青，五官口內雖答著胡公，那一雙俊眼卻不住的回盼伯青。伯青恐胡公看出情形，又不好轉過身去，遂借話欠身對胡公道：「老師只覺此子外貌可取，不知他腹內亦好。據雲是舊家子弟出身，因幼年迫於饑寒，賣入梨園。每與人言，以唱戲為辱。在門生愚見，競非尋常優伶可類。」胡公聽了，點首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可嘉可敬，我看這孩子將來還有點出息。」

遂點了《滿牀笏》一出。

五官又到各席首座上請點了戲，隨後從龍也點了一出《曇花合影》上的《憶偶》。囚近日已有人將三部曲詞，揀選了幾出出色的，譜成工尺，可以演唱。五官回轉戲房，頓時台上開了鑼，先演了《大賜福》，《加官》等戲，然後即扮點唱的戲文。今日大半均是五官的戲。又唱到《憶偶》一出，五官扮的是虞生，身著儒服，頭戴儒巾，上台即唱道：

〔滿庭芳〕東浙才人，西冷秀士，爭誇蓋世名流。青雲有路，不患步瀛洲。繫足紅絲未定，妙年華虛度春秋。紅衾冷，蘭房寂寞，午夜使人愁。

遂又說白道：

二八青年美子都，風流蘊藉一鴻儒；只因未遂三生願，遍訪江南絕世姝。小生虞德昭，字鳳文，武林人也。上有椿萱，下無兄弟。富豪甲世，早欣身入鸞宮。井臼未安，底事心關秦晉。日下遊學金陵，依棲男氏，單生表妹，小字洛珍，也算色冠群芳，才傾八斗。只是一件，任意嬌嗔，侈談武藝。甥可作婿，雖然舅父有心親上聯姻，爭奈小生無意。近日在外歷訪明珠，難藏金屋。東鄰有貌，嗟無詠絮之才；西舍多才，又少如花之貌。天下非無美色，斯人未賞餘心。所以小生因緣，尚蹉跎於此日也。

後又接著唱了下去。五官故意賣弄精神，細意熨貼入神的演唱。堂上諸官無不喝采，皆放了重賞。恰好東邊席上，首座是李文俊，陪客雲從龍。文俊道：「在田，你看五官這孩子年紀既輕，唱口又佳。怪不得京中一時傳為美談，甚至以一見一語為榮。不知日後便宜誰人贖取他去，做名貼身青衣，倒還不俗。」從龍笑了笑，低聲說道：「已有主顧了。」文俊驚問道：「此鹿得於誰手？但恐此人不合，反玷辱了他。」從龍笑道：「若說出此人，定蒙許百。」正欲說明，早被伯青聽得，恐從龍說出他來為人取笑，在隔席輕輕的嗽了一聲，是暗叫從龍勿說。那料已被文俊看見，頓然明白，不覺大笑道：

「仙弟你好呀，果真此子已屈世弟，可謂彼此不屈。妙，妙，妙！」

伯青原恐從龍說了，為文俊知曉，不意文俊反高聲說明此事，急得滿面通紅，坐立不安，又不好攔阻文俊不說。此時一廳的人，正不約而同齊齊誇獎五官，也有歎息的，電有垂涎的。忽聞文俊一言，眾人同聲叫好道：「五官得祝元兄賞識，恐從此聲價又增百倍矣。真令我等愛甚妒甚。」伯青聞眾人所說，分外難處，回頭見胡公坐在首座上，也在那裡點頭微笑。偏生柳五官在台上演戲，那一雙俊眼不住的向著伯青笑。眾人看著台上，又看著伯青，皆撫掌大笑。伯青萬難安坐，只得托辭告便，躲入書房去了。文俊道：「都怪你們不好，把人家嘲走了，可知台上唱的人都沒了神采。」回頭吩咐伺酒的家丁，「去請了祝大老爺來，說我們立候他說話呢。」

伯青聞請，只好重又出來入席。那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，俯首無言。文俊笑道：「世弟你真欠老成了，人生少年皆有之事。而且此等尤物，人所必賞，我輩正羨世弟眼力甚高，不同凡俗，我自信不及世弟遠矣。猶憶初入京都，少年心性，尚孜孜尋戀，何況世弟具此才貌，五官又具此美質，正天留此物，以待世弟賞識耳。」說罷，又哈哈大笑道：「非是我說句放肆的話，不怕在座諸公作惱，除卻世弟，他人竟配不上去結識五官。」伯青聽了，越發羞愧難容，勉強笑答道：「世兄不可信在田的話，他是有意糟蹋小弟的。五官身價甚重，性情高傲，連大人先生們稍不愜意，他都不屑去晉接。小弟不過一窮翰林，怎敢妄作此想。倘為五官所聞，要笑小弟太不自量了。」文俊搖頭道：「沒有的話，五官那孩子，雖不可以富貴壓之，我久聞他與人契洽，卻不在人品高下上分別。況在田與你至交，斷不忍平空的糟蹋你。你縱力辯，我只是不信。」

時有魯道同在西席首座上，句句聽得明白。魯公亦有意五官，前次曾去親近，五官嫌他是個山西人，秉性粗魯，著實冷落了他一場，魯公大為沒趣。後來訪問五官一概如此，不濫交人，他倒也罷了。起先見五官上來點戲，胡文淵與他說話，他雖低著頭，那一雙眼睛不注的暗睨伯青，魯公心內即百般疑惑。此時聽得文俊嘲笑，又見伯青如此情形，顯而易見是五官屈意在伯青身上，心內卻忿忿不平起來。淡笑道：「祝元兄的話也未為無理，五官生性頗傲，連東府裡王爺待他那樣好法，他都不過於去趨承。難道現放著一位威尊勢重的王爺不去巴結，倒願結識祝元兄麼？李大人不可過冤屈了人，這是雲人人與他取笑的。」

伯青明知魯公是譏刺他的話，心中反覺歡喜，借此正好塞眾人的口。忙道：「魯大人真乃洞見晚生肺腑，可見我縱有意五官，他也不致有意於我。」文俊對魯道同笑道：「你不要代他說話，難不成你亦有心五官，與祝元兄爭酸麼？」引得四座哄然大笑。魯公聞文俊又來取笑他，不好再開口，也只得付之一笑而已。卻暗自恨道：「可惡五官那小畜生，日前冷落我倒不怪他，我只道你終於如此，原來你愛上了祝翰林。若論年紀，自然祝翰林比我小得多呢；若論爵位，他較我甚卑，你何以舍尊就卑，其理我真不解。你既恁般可惡，只要我從中阻撓，你縱有心祝姓，亦是枉然。」胡文淵因伯青是他門生，又坐在自己席上，說笑不便，即借著別的話，打斷了文俊嘲笑。

少頃戲文暫歇，五官又上廳合座敬了一巡酒。魯道同因心內不悅，敬到他面前的酒，連身子動都不動，遂起身作辭。眾人亦欲早散，江公再三挽留不住，率領子婿相送，見眾人登了輿，方回廳前。撤去殘席，重新擺了兩桌。只剩從龍等一班陪客，與幾家內親，不便即去。江公首座，其餘挨次入席。台上又開了鑼，直唱到二鼓後方住。江公早已頹然大醉，從龍等人也告辭回去。次日，江公又補請同僚諸官，熱鬧了十餘日，方命漢槎至各處謝壽。從龍等人，這十日中也忙乏了，各在私第歇息。

這日，伯青正閒坐書房，與漢槎說道：「在田，楚卿有好幾天未來了，我要叫人去請他，難不成忙病了麼？」漢槎笑道：「我看倒不是忙病了，只怕連日大吃大嚼的，他們兩個都吃傷了。」伯青聽說大笑，喚進連兒，吩咐去請他們。不多一會，從龍、二郎齊至。伯青道：「你們近日躲在家中作什麼呢？當真應了子騫的話，前日吃傷了不成？」二郎不解此言，急問原故？伯青將漢槎適才背地裡議論的話說明。

二郎笑指漢槎道：「你這小汕嘴，也學會說兒句趣話了。難道我與在田如此貪嘴麼？你倒會編排我們，明日待我寫封信去告訴愛卿，說你近衫口才人為長進，較前天地懸殊了。讓他好準備著，不可似前番那樣，信口開河的取笑子騫，而今子騫有了給辯之才，緊防他反唇相向，大要留神。」從龍道：「這也是好事，若單是愛卿善言，也覺沒趣，未免單絲不成線。既子騫現在工於詼諧，正所謂旗鼓相當不愧天生一對。切不可再似前次說出那個龜字令來，那就不妙了。」說得伯青，二郎頓足大笑，漢槎臉一紅，也笑了笑道：「你們開口閉口都將愛卿比較我，不知愛卿善言，是他口利；我不善言，是我口鈍。我與愛卿風馬牛不相及。他又遠在南京千里之遙，你們時時把他作話柄，使他終日嘖嘖不止，何苦來呢！非比楚卿與翠鸞嫂子，說起來才沒有推諉呢！」二郎道：「你很好，你說不過在田，又歪纏到我身上來，真正不解。」

眾人正互相嘲笑，忽見連兒急急的上來道：「福慶班內，柳五官鬧出事件來了。現有跟他的人在外，要面見爺們說話。」伯青聽了大驚，忙問原委？未知五官鬧出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